

與基督有約——從慶典到奧跡

韓大輝著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——神學教材③

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1995年10月初版 496頁

張春申

作為一本神學教材，本書堪稱巨著。它與一般的「聖事總論」不同，配合在「慶典」的流程中寫出。是否成功地將二者互相結合而完成，那又是另一回。不過這樣的努力是值得欣賞的。一本神學教材又想「為稍有涉獵神學的人士，不論是牧民工作者與否，……為能在自己的工作園地上，建立慶祝的團體，改善地方教會團的慶典。」（21頁）誠是難能可貴的理想。假使把這本巨著拆開來出版，大概能兩全其美，以現在的形式，即使有課題及作者索引，非得有心人不可，我們不是一個尋找資料而有豐富時間的時代。

只須迅速翻閱本書，不能不肯定作者年富力強，精力充沛，其勤學求全的態度，堪為學術工作者則效。他自知「本書所載的資料，一般中文書是不易找到的，也為這緣故，在內文或註釋中，往往徵引原文。同時……」（10頁）為此，本書為學士班的學生，應該精神的壓力很大；為碩士班的學生倒大有裨益。為改善地方教會團體的慶典的牧民工作人士，必須善自挑選。寫這樣一本書的作者，一方面顯出他關懷之廣，另一方面無法不把篇幅增加得很多。

本書應用的是「溯源法」（11頁），但是寫作內容的程序倒像是「發生法」。（有關二種程序，請參閱輔大神學叢書之六，《

神學——得救的學問》，王秀谷等譯，光啟。76~81頁。)這由主要的五篇的次序也可有些印象。本書的副題《由慶典到奧跡》確是溯源的說法。然而第一篇卻是〈聖經篇〉，不是好似以發生程序在著作嗎？尤其「溯源法」一般以教會的教義為出發點（王譯77頁），而韓神父的書中，有關教會大公會議以及宗座文獻都是在歷史的程序中提出的（參閱212，213，218，219頁）。不過若拋掉方法名稱的問題不論，本書無論如何是很有次序的。

我的疑問是貫通全書五篇的「慶典」是否成功與和諧地綜合禮儀和聖事（402頁）。五篇的次序主要是歷史的，第四篇〈總論篇〉卻是一般的「聖事總論」，已經不在歷史的順序之中，可以單獨成書；另一方面，它也非總論慶典的禮儀部分。

至於第三篇〈釋義篇〉大體說來重於中古時代的聖事神學，其慶典課題可以說有名無實。難道這個歷史階段的禮儀一無可述之處？這個階段的確學術性的聖事神學形成，但是有關禮儀大概不致如同小結（229~230頁）中那樣的貧乏。

我個人以為〈教父篇〉寫得非常成功，慶典的兩面互相配合。至於〈聖經篇〉中的慶典，在有些書信中不必那樣去擠出一些資料來予以肯定。各地教會舉行慶典是不言可知的事。

因此本書「從慶典到奧跡」的宏觀可嘉，但是綜合禮儀與聖事神學，自古到今貫通寫出，並非這樣輕而易舉的事。甚至〈慶典篇〉中，即全書第十七章有關「基督徒慶典的傳統」，一方面根據雷翁杜富的《聖經神學辭典》，另一方面大量應用新編《天主教教理》，很難視為慶典的總論，至少與第四篇聖事的〈總論篇〉比例上並不對稱。

不過我的確承認，一般神學教材的聖事總論，往往與慶典脫節，非常不妥。韓神父的宏觀是正確的。但是，慶典、禮儀、聖事

這類的名詞，指的幾乎都是同一對象，卻有個別的向度，綜合在一起，而且和諧地表達出來是相當困難的。有的神學院的聖事神學已由二方面的教授共同開課了。

這樣整體地說出我的看法之後，只想指出一些個別觀感。全書十八章，寫得都很工整，文筆也清晰可讀。假如有話可說，那便是作者「求好過切」或「求全過切」的個性。不少資料上課時也許需要多加解釋，書中不必寫出。其次，自己作為靈修人與牧民者的關懷未免寫得過多。比如「工具因」是否需要這樣解釋（305，306頁），不是哲學課程中有了嗎？「模型」又需要如此說明嗎？太多？太少？（423~424頁）女性神學對慶典神學究竟貢獻些什麼？（395~397頁）。不過，這都無傷大雅，只是「求好過切」的一些後果。至於第十八章不免令人問：「有關慶典寫了多少？」

比較重要的是第十七章中處理從中國民族信仰看慶典，尤其關於道家與佛家，如果與全書其他方面的認真度來比較，寫得不免草率。依我看來，放在書中不如沒有。

再者第229頁4.1「十四世紀」顯然有誤。第248頁的圖表上，「遠質料」與「近質料」應該對調。

最後不得不說，這是一本很好的書，其個別問題也許後來有人會寫得更好或更有創意。但作為一本書而言，大概將來在中文神學界，不會有人再寫一本更大的書。當然參考書目自然會添加下去，即使本書已有12頁之多。